

流金歲月

享譽全省的“莊戶劇團”

□ 錢明月

早在1980年代以前，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曾是我區歷史上唯一的专业文艺团体。她有着30年的輝煌歷程，其前身是濟陽縣京劇團。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级文化部門要求每縣都要有一個劇團，以活潑廣大農村的文藝生活。1951年秋天，多才多藝的劉笑非從本縣召集了20多名閑散藝人，又從濟南聘請了王艷秋、李愛琴、劉建章等專業演藝人員，成立了濟陽縣第一個劇團——濟陽縣京劇團。劇團自負盈虧，是集体所有制性質，主要為本縣農民群眾演出。

1954年8月，經省文化局批准，在東京劇團的基礎上成立了國營的濟陽縣實驗劇團，後來又改為濟陽縣京劇團。县委委派了劇團領導，由傅紹坤任黨支部書記，郭云霄任團長，著名藝人田金貴任業務副團長。從外地聘請了陳玉華、新文霞、劉寶春等做骨幹演員，演職人員達40多名。排練了《玉堂春》《紅娘》《呂布與貂蟬》《側美案》《芦花蕩》等劇目。下鄉演出後，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1957年參加惠民地區（時轄濟陽縣）曲戲匯演時獲得了一等獎。

1958年12月，濟陽縣併入臨邑縣，劇團演員被分配到臨邑縣京劇團和臨邑縣河北柳子劇團。1961年5月，濟陽縣恢復建制，時任臨邑縣河北柳子劇團黨支部書記的郭云霄同志帶著18名演員回到了濟陽，很快又組建起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劇團的組建可謂白手起家，不但經費短缺，也沒有辦公和排練的場所，演員宿舍都是借老百姓的房子，服裝道具簡陋破舊。艱苦的環境和條件，更加增強了劇團演職員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信心。他們首先在縣政府的支援下，從學校挑選了部分學員進行專業訓練，又發動大家自己动手製作服裝道具，趕排了一些小型劇目。後又逐步排演了《五女唐傳》《秦香蓮》等大戏，開始下鄉為農民群眾演出。

這批年輕的學員邊演邊學，進步很快，既得到了鍛煉，又提高了技藝。為了進一步提高演出水平，劇團採取“派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把條件好、有前途的年青演員選送到兄弟劇團進行學習深造，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從天津請來著名河北柳子演員趙燕雲，駐團擔任指導教師，對每個演員的表演精雕細琢；還不斷從外地引進優秀演員，充實演出團隊，強化文藝實力，使劇團陣容逐步發展壯大起來。從排練到演出，團委會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和 workflows，促使人人勤奮好學，个个刻苦練功，形成了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1962年5月，劇團演職人員激情飽滿地開始下鄉，或到外地巡迴演出，足跡遍布濟陽、惠民、章丘、商河、齊河等地城鄉。1963年春節，劇團也沒有放假，從大年初一開始



巡演，一年後才回到濟陽縣城。這年，他們累計演出了200多場次。

劇團始終重視加強作風建設，認真開展了“向解放軍學習”活動，督促演職人員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時處處樹立良好形象。下鄉演出期間，演職人員都住在群眾家中，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自覺與群眾打成一片，建立融洽和睦關係。一進群眾家門，他們不攔行李，先打水掃地、收拾院落，有的幫助房東下地干活，甚至搶收搶種。演員和群眾心連心，相處得熱熱乎乎，親如一家。

劇團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政治工作不但是切實工作的生命線，而且也是文藝工作的生命線、指路燈。為此，劇團制定了政治學習制度，定期組織演職人員開展思想教育，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演職人員以劇團為家，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劇團，處處為劇團著想。為了提高演出水平和保證演出質量，他們開動腦筋，大膽地革新舞台裝束，使用起來更加靈活方便、易于攜帶，大大促進了下鄉巡迴演出。每到新的演出地點，演職人員个个生龍活虎，放下行李齊動手，立即投入緊張戰鬥，只用13分鐘，就能搭好一個偌大的戲台。

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歷來有一種特別能吃苦的精神。下鄉演出，他們自帶交通工具，也就是全團仅有的十幾輛小拉車。挪點行軍時，三人一輛小拉車，裝著服裝道具、燈光布景、鍋灶行李等等，長年累月徒步跋涉，不懼天寒地凍，不畏烈日炎災，也不怕風雨泥濘和雪深路滑，走完了一段又一段藝術人生的路程。劇團演出的劇目中武戲較多，武場演員會得流汗，會得賣力，真正是“沖得猛，打得硬”，

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台上的功夫，全靠台下持久地刻苦磨練，正所謂“台上十分鐘，台下三年功”。

1974年，劇團大膽地創作排演了現代戲《越河飛線》，歌頌了濟陽電業系統的感人事迹。他們還在德州地區文化局的組織下，與津浦鐵路河北柳子劇團合作，排演了本地區創作的反映水利建設的現代戲《戰宏圖》，在山東省新劇目匯演中一舉獲得了圓滿成功。

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長期堅持深入農村巡迴演出，在實踐中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這就是：遵循一個根本（黨的領導）、一個基礎（扎根群眾）、一個堅持（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做到“三放下”“五自帶”“四不回”和“一處蹲點，四面開花”。“三放下”，即放下演員的架子，放下周身的衣服，放下與演出無關的東西。“五自帶”，即自帶舞台、自帶燈光、自帶服裝道具、自帶生活用品和行李。“四不回”，即數九寒天凍不回，盛夏三伏熱不回，大忙季節急不回，陰雨連綿淋不回。“一處蹲點，四面開花”，就是在一個地點演出，到附近村莊聯繫新的演出場點。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以此做出了突出貢獻，受到山東省文化廳的表彰，被授予“莊戶劇團”的光榮稱號，還被評為“上山下鄉巡迴演出先進單位”。其先進事迹，由《光明日報》《大眾日報》相繼作了報道，《山東畫報》刊發了部分演出活動的圖片資料。但在榮譽面前，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不驕不躁，再接再厲，不斷改革、創新和提高。

此後，省里每年都抽調濟陽劇團到全省各地慰問演出，他們的足跡遍布省內許多縣、市、大型工廠企業和基層部隊。1975年底，省委組織了以蘇毅然為團長，

郝建秀、石濤（省政府秘書長）、王杰（省人行行長）、李秉政（青島市委書記）和傅紹坤（濟陽劇團黨支部書記）等為副團長的新年春節慰問團。劇團隨慰問團來到北海艦隊，進行慰問演出長達一個多月。他們深入到部隊基層和偏僻海島，登上大大小小10多個島嶼，直至一些班排和艦艇，共演出了30多場，受到了廣大海軍幹部戰士的熱烈歡迎。1976年夏季，劇團在省先進文藝團體代表會議上，被評為省級文藝先進單位。同時，會議向全省的文藝團體發出了“學安丘、趕濟陽”的號召。在全省文藝界，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成為一面鮮艷的旗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了文化藝術的繁榮。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的演員們煥發出更大的積極性，新老藝人相結合，編排了新編歷史劇《楊門女將》《白蛇傳》《三請樊梨花》《三打陶三春》等劇目，以及連台大戏《金鞭記》和《大紅袍》。他們帶上新的戲劇，奔赴齊河、陵縣等臨近的縣城演出，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演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觀眾買不上票，只好白天多加場次。特別是《楊門女將》的演出，由於八身女靠（女將專職裝束）齊全，陣容龐大齊整，觀眾看著直呼过瘾，掌聲不斷，喝彩不絕。

1980年農村經濟復蘇以後，廣大農民逐步富裕起來，各地紛紛舉辦物資交流大會，寬相聘請劇團演出助興。濟陽劇團的請單，從外地一個接一個飛來。每到一地演出，他們都深受觀眾歡迎，觀眾場場爆滿。為滿足觀眾看戲的要求，有時劇團每天能演出5場；中午吃飯時演員都不卸裝，飯後抹一下口紅就上场。

劇團在長期深入基層、扎根群眾的演出實踐中，鍛煉和造就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優秀演員。張立雲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她扮相俊秀、演技高超、唱腔優美，所到之處深受城鄉廣大群眾的喜愛，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小丫”，可謂家喻戶曉的大明星。1980年，劇團派副團長張立雲出席了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1982年，她又代表劇團參加了山東省農村文化藝術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濟陽劇團在這次會議上再獲殊榮，繼續保持了全省先進典型的耀眼光環。

多年來，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堅持下鄉為農民演出，是個實實在在的“莊戶劇團”。她為繁榮社會主義農村文化，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踏著歷史的節拍，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雖然已經遠去，但她留下的成功與輝煌，永遠值得我們愛戴，值得我們懷念，更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我們要立足濟陽，不負新時代、邁步新征程，在“文化濟南”建設中譜寫新篇章。

滄海桑田

張辛村的變遷

□ 張懷成

張辛村南靠黃河大堤，是仁風鎮的沿黃村之一。從這裡越過黃河就是鄒平縣，向東三公里便進入惠民縣地。全村現有人口1000餘人，耕地面積1800畝；有楊、徐、王、張、馬五姓，其中馬姓僅一戶。

據張辛村《楊氏家譜》記載，明永樂二年（1404年），該村楊姓先人由河北省強縣遷至濟陽，落戶此地。另外，在徐、王二姓族譜中，也有從強縣遷入濟陽的記述。

張辛村當初遷來時，村址不是現在的位置，而是從此向南一華里處。那時候該村因為緊靠大清河，村旁有通往河對岸大道，又因為村內徐姓先人遷來居住最早，故取名徐家道口。隨後，王姓也從強縣遷至此地入村落戶。再後來，楊姓從強縣東關遷來，先到仁風鎮張秦村居住，後到徐家道口定居。據村里老人講，早年的徐家道口村有一條東西向大街，連接著通往對岸齊東縣的渡口；當時從商河縣方向來往的人員，都是從這裡過大清河，再到齊東、章丘等地；村里也有船隻橫渡，也順流航運經商。

但到了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奪大清河入海。徐家道口村南緊靠的大清河轉眼變成了黃河。因為黃河水大浪急，徐家道口的渡口也被迫停渡了。清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值黃河伏汛，大水在徐家道口沖開堤埝，將村莊沖毀，蕩為平地。水災過後，徐家道口的村民們從村莊舊址向北一華里處，又選址建起新村。事過境遷，舊村名對於新村不再有任何的實際意義，有村人便依據新村張姓人數居多的現實，取名為張辛。

徐家道口的舊村址，經過泛濫的洪水沖刷，已形成了面積約300多畝的大灣。水災發生後，村民們紛紛四處逃難。部分徐姓人家，有的遷往惠民縣毛旺莊，有的在附近的董家村、后村安家落戶。但也有一戶馬姓人家，有馬圈村遷到了張辛村定居。

新建的張辛村，由於原有的土地大量減少，農業收入大不如從前，村民多是靠租賃外村的土地耕種過活，還有的給地主當長工，或是外出自謀生路，在周圍算得最貧窮的村子。唯獨有一徐姓人家，身懷釀酒工藝，雖在村里固守田園，却靠常年釀制燒酒而成了富戶。徐家燒的酒在當地很有名氣，就連章丘、商河等地的商販也常來常往，都來買酒販酒。

天無絕人之路。張辛村背井離鄉闖出去的人，却一个个的有了大出息。到了1940年代，一頭闖進濟南的村民張祥林，已經在經四路上了家天順鐵工廠，名氣響当当。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兒子張務祥從濟南商業學校畢業，後趕上公私合營，天順鐵工廠改為濟南交通器材廠，張務祥擔任了副廠長。村民張務謙也在濟南林祥街辦起工廠，名號為天順興。村民張玉玉在濟南經三路、緯一路的路口，也開辦了一家企業，名叫福丰汽車修理廠，個人擁有多部汽車。還有徐同林，在濟南經四路辦的理發器材廠；還有張振清，在濟南北坦大街街辦的振興隆鐵工廠。這些企業，給當時的張辛村村民帶來了很多的就業謀生機會，對促進全村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8年，村民徐振吉、王計思二人在張辛村建立黨小組。無論是轰轰烈烈的土改運動，還是後來的其他各項工作，該村都先行一步走在前面，一直是屢受表彰的先進村。1957年，仁風鎮下設張辛鄉，鄉駐地設在張辛村。當時，鄉黨委書記王健全，副書記徐兆懷、李丙乙，鄉長鞠秋成，副鄉長李傳林。1958年9月，成立仁風人民公社，王健全調任公社黨委書記；張辛鄉被取消，所轄村莊由桑棧管區管理。

讓張辛人引以為豪的，還有蓬勃發展的義務教育事業。1955年組建張辛完小，從王讓完小、王園完小各抽調一個班，為六年級；又招收一個班，為五年級。1956年招收三個班，其中有惠民縣商家莊、劉旺莊、毛旺莊的學生，也有來自黃河以南章丘、鄒平等地的學生。人民公社時期，張辛完小改為張辛聯中，培養數以百計的學生健康成長，後來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者、開拓者，走上領導崗位的也不乏其人，為國家建設做出了貢獻。

張辛村多次被評為省市計劃生育工作先進單位、尊師重教先進單位等稱號。

革命英烈

女英烈許素卿

□ 王良民 劉鉄

許素卿同志，原名張翠，河北省南皮縣許莊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她於一九四〇年參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到濟陽縣二區工作，任婦救會會長（或婦聯主任）。一九四六年在濟陽城壯烈犧牲，年僅二十四歲。

參加革命

一九二二年，許素卿出生在中農家庭。她圓潤臉龐，濃眉杏眼，是一個天真活潑、愛說愛笑的姑娘。她亲眼目睹貧苦農民遭受封建地主的殘酷壓迫，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血腥屠殺，仇視匪徒燒殺搶掠無辜百姓。階級仇、民族恨，激起許素卿參加革命，解救廣大苦難群眾的強烈願望。

一九四〇年春季的一天，許素卿找到本村在抗日區公所工作的趙益三同志，鄭重提出自己的心願：“我反對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痛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日本鬼子。我要爭取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我跟你去參加革命工作吧！”趙益三同志立即答復她：“好吧！我回去向井區長匯報一下，你等消息吧。”

幾天以後，井區長在西南門村接見了許素卿，表揚了她的革命精神，歡迎她參加革命隊伍。過了三天，區里通知許素卿去學習。三個月結業以後，許素卿被分配到東光縣林家村做區里的婦女工作。她工作嚴肅認真，耐心細致，生活作風非常艰苦朴素。參加革命以後，她只回家過兩次，而且都是利用晚上時間。

一九四二年秋季，許莊的一個漢奸名叫張金生，跑到南皮縣城向漢奸頭子劉丕臣告密，說許素卿參加了革命。劉丕臣派出數十人，到許素卿的家里威逼著要人娶她。偽區兵痛打她的父親，最後把她帶走了。乡亲们湊了100元錢，讓村長百般說通，才把她父親贖了回來。

在日寇對我冀魯邊區第一分區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的大掃蕩，所到之處實行滅絕人寰的“三光”政策時期，許素卿同志經受了艰苦環境的鍛煉和考驗。她跟著男同志到處打游擊，總

是表現得活潑樂觀、機智勇敢。

一九四三年的春節前後，許素卿同志任南皮縣婦救會幹事。在一次反掃蕩活動中，她不幸被捕。敵人對她嚴刑拷打，百般折磨，沒有使她屈服。最後，敵人使用了電刑，她仍然堅貞不屈。敵人想用斷絕飲食的辦法征服她，而她始終充滿頑強的鬥志，靠吞食破日破褲的棉絮充飢。她滿懷勝利的信心，與敵人作頑強英勇的鬥爭。經過艱辛和不懈的努力，她同其他几个“犯人”一起挖通了牆上的几塊磚坯，掏了一個窟窿，逃出了敵人的魔爪。

一九四四年三月間，黨組織抽調干部支援魯北革命鬥爭，許素卿毅然服從上級的決定，離開家鄉，跟劉鉄、劉克、王岩明等同志一起来到了山東。許素卿同志被分配到濟陽縣二區，仍然做婦女工作，任婦聯主任。

二區英模

許素卿到濟陽二區工作後，表現得更加成熟和老練。她全身心投入革命，努力開展婦女工作，同時積極參加區里的武裝鬥爭，建立政權等其他中心工作。

為了啟發和提高廣大婦女的革命覺悟，許素卿到各村組織青年婦女上學校，學文化。有些婦女受封建思想束縛，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願拋頭露面參加公共活動；有些婦女願參加學習，却受公婆、丈夫所阻，或受父母兄長所碍，影響了工作進展。許素卿走村串戶，說服動員、曉理感化，組織了一批又一批婦女，办起了一个又一个午校。胡家村的“老封建疙瘩”胡延时，千方百计地阻拦孙子媳妇上午校。许素卿登门拜访，耐心地说服开导，胡延时的思想终于开了窍，他孙媳愉快地踏进了午校门。胡家村的午校，开始只几个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

妇女们通过学文化，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思想上得到了解放。许素卿又在各村午校的基础上建立妇救会、姐妹团、儿童团等组织，继续引导广大妇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工作安全起见，许素卿有时扮成讨饭的女人，手持打狗棍，肘挎破竹篮；有时化装成走娘家的小媳妇，拎着花包袱，头上梳着髻，有模有样。她经常访贫问苦，帮助孤寡老人洗衣服、缝被褥，挑水磨面，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许多老大娘把她当作亲闺女看待，年轻的妇女和她相处如同亲姐妹一般。有的老大娘见她工作十分劳累，又患有较重的胃病，常把她拉回家里，擀面条荷包鸡蛋给她吃。但她百般推辞，吃着糠菜饅頭。

許素卿日夜奔波不辭勞苦，逐漸把二區各村的婦女兒童發動組織起來，全部建立起婦救會和兒童團，受到了县委的表揚。

小庵村有个诚实的青年白成春。許素卿与他相识以后，即经常同他谈心，动员他参加八路军。开始，白成春有些思想顾虑，許素卿对他说：“你是个男子汉，不应该甘心受苦受压迫。参加革命队伍是一个有志青年最光明的前途，你不要怕，地主、汉奸、日本鬼子都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父亲被鬼子杀害了，我也被敌人逮捕过，尝过人世残酷刑罚的滋味，但我革命的决心更大了。像我这样一个外省的人我敢到你们济阳来干革命，你还不敢拿起枪来打敌人保家吗？”纯朴诚恳的话语打动了白成春的心弦，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军。白成春参加革命以后，許素卿又动员他的妻子杨代英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担任了本村妇救会主任。在白成春的带动下，小庵二十多名青年参加了军。許素卿还动员了胡家村的四十多名青年参军。在“动参”工作中，濟陽二區計有200餘人參加了革命隊伍，被評為濟陽縣“動參”模範區。

“男人在前线打胜仗，咱妇女赶做军鞋献力量！”这是二区各村妇救会向广大妇女姐妹提出的口号。許素卿今天去东庄，明天去西庄，晚上同妇女们一块挑灯熬夜赶做军鞋军袜。她给姑娘们缝针线，婆婆妈妈打褶裙。胡家村胡祖喜的儿媳妇，在婆婆的支持下连做了五双军鞋。胡家村家家户户都动手，第一次送往秦家村的军

鞋，挑了满满两大筐。霍家、邓家、杓子李家三个村，一次做了军鞋军袜500多双。

一九四四年秋季，日本鬼子对我解放区进行疯狂的扫荡。我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组织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一方面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奸除霸”运动。許素卿同志领导全区妇女群众，积极地投入了这场火热的革命斗争。

小庵村有一户大地主白某某，在租地字据上写明不管收不收，每亩交五斗粮，收啥给啥。这一年他放出来话说：“今年的谷子糠多，我不要，黑豆也不要。我要妻子和黄豆。”一天，許素卿和宋伟明同志到了小庵村，贫雇农向她反映了这个情况。她说：“现在我们减租减息，地主不要地打粮食，在大家到集上去给他拿好粮，这太不讲道理。”她让人去叫地主白某某来收租。白某某闻讯，立即叫上两个伙计，拿着大斗和七根布袋去收粮食。許素卿直接了当地对白某某说：“谷子你嫌有糠，黑豆也不要，叫人家立即回你家去买的，天下哪有这样的奇事？告诉你，今秋大家一粒粮食也不交，还得倒息三年！倒息我不要，妻子、黄豆，别的粮食一概不要，把粮食挨户送到家。”白某某一看形势不妙，乖乖地领着伙计走了。他回家后首先装了十布袋黄豆和三斗麦子，送到了白成春的家。

壮烈牺牲

一九四六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濟陽二區區長王東林同志接到县政府通知，要二區給解放濟陽城的部隊送些慰勞品。王區長立即派許素卿、李振榮、張庆先等同志置办慰勞品，并到各村去安排运输车辆。

傍晚时分，許素卿同志带着六辆装满慰勞品的大车，来到了济阳城西门。“干什么的？”门岗问。“送慰勞的。”“怎么来的？”“在路上躲避飞机来晚了。”“呢，上南拐。”

大车到了金神庙以后，許素卿同志发现情勢有变。原来，解放濟陽城的我軍部隊，已在戰鬥結束後于次日清晨轉移了。中午時分，一部蔣匪軍（國民黨軍108團）在他們的飛機配合下乘機搶占了縣城。蔣匪軍的巡邏隊盯上了大車，把許素卿等人包圍起來。

蔣匪軍凶暴地訊問車夫為什麼給八路軍送慰勞品，一匪軍官順勢把一個車夫的耳朵割了下來，車夫滿臉血流昏倒在地。匪兵們正欲再對車夫們下毒手，許素卿同志挺身而出，叱責敵人：“住手！我是八路，他們都是幫我趕大車的。”

“哈！一個女八路不打自招了。好了，把她抓起來！放了那些趕車的。”

就這樣，許素卿同志不幸被捕了。當晚，敵人在匪團部審訊許素卿同志。匪軍官甜言蜜語，對許素卿封官許愿，但她不屑一顧，聽都不聽。匪軍官又使出卑鄙下流的招，用賞錢和當小姨太太享榮華富貴來誘降許素卿，她气得七窍冒烟，破口大罵：“你們這些披着人皮的畜牲，禍國殃民的土匪賣國賊，要殺就殺，不要卑鄙无耻，妄想天開！”接着揚起右手，朝匪軍官臉上“啪！”啣！她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敵人惱羞成怒，立即對許素卿嚴刑拷打，施以種種酷刑。

敵人用極為殘忍的手段折磨許素卿遍體鱗傷，死去活來。她堅貞不屈，只要嘴能動就斥罵敵人：

“你們這幫走狗、壞蛋，兩手沾滿人民的鮮血，人民是不會饒恕你們的！”

“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你們的壽命長不了！”

“殺吧，共產黨人視死如歸！共產黨是殺不絕的！”

“革命者就是不怕死，再過二十年又長這麼大！”

嗜性的敵人無計可施。第二天清早，敵人將許素卿和其他兩位同志捆綁起來，拉往縣城西關的黃河大堤里面，慘無人道地要執行槍決。許素卿同志昂首挺胸，蹣跚而堅定地走向刑場。大堤上被蔣匪抓來的許多民夫，看到許素卿滿身血汗而面無懼色，都感傷地流下了眼淚。

許素卿挺立在刑場上，向着空曠的田野大聲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隨著一聲罪惡的槍响，年輕的許素卿慷慨就義。

劉胡蘭式的女英烈許素卿同志，永遠活在濟陽人民的心中。